

胡適全集



32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第三十二卷

胡適全集



曹伯言 整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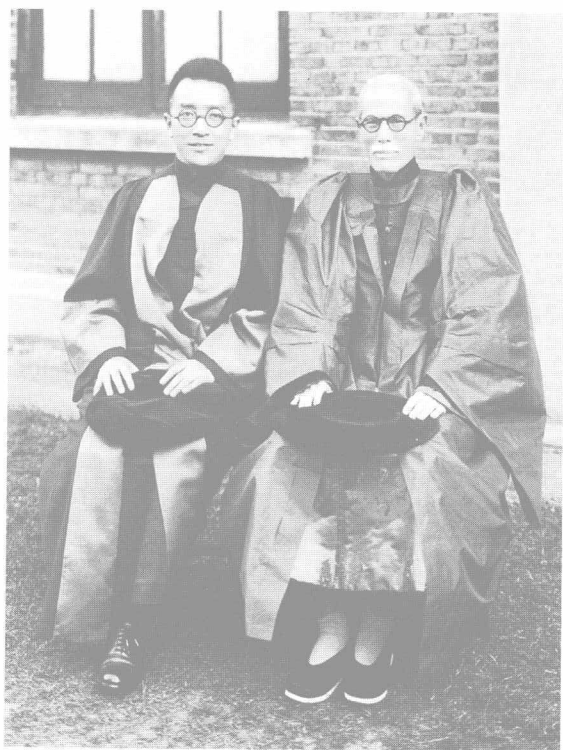
日记

(1931~1937)

<32>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◎ 胡适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后与该校负责人合影（1935年1月）



◎ 胡适(倚树左侧)和傅斯年(最右一)
等郊游(约摄于三十年代)

胡适日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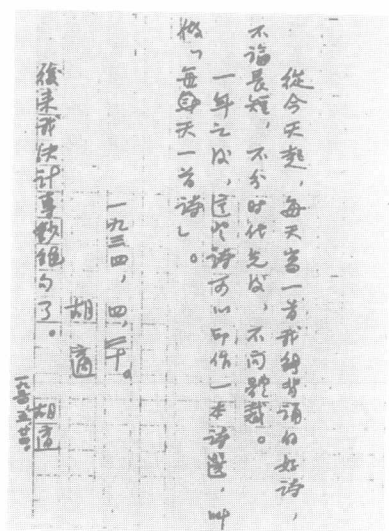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三年三月

廿二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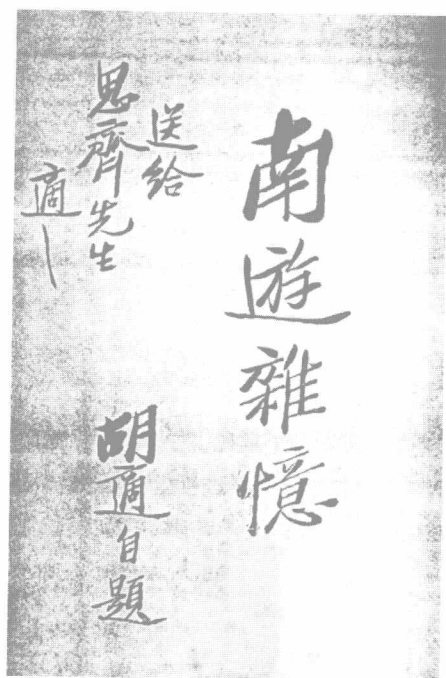
◎ 胡适日记的内封

廿，八，二 (Sun)
上午會客，見孫哲生，鄭侃，周學英女士，
羅文柏，靳宗岳。
讀文正文集。
下午小睡。黃文瀾來談。
訪湯爾剛先生，談佛教史。他說，前幾年
原在西北，報紙上他要盜載明刻佛經火
筒，今如此項佛經在龍興寺(?)，其中一小部
分在明藏本，一部分在金藏本，一部分在北藏本。
他希望設法保存。

◎ 日记手迹



◎ 日记手迹



◎ 《南游杂忆》书影 1935年
10月出版

目 录

一九三一年·····	1
一九三二年·····	157
一九三三年·····	181
一九三四年·····	251
一九三五年·····	407
一九三六年·····	529
一九三七年·····	591

1931年

民国二十年 (1931)，一，一^①

松筠阁送来《精忠演义说本全传》的抄本，此书与坊间流行的《说岳》全同，无甚价值。但卷首有序文的残页，署名为：“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识于余庆堂。”目录之下有：

仁和 钱彩 锦文氏编次
永福 金丰 大有氏增订

豐字大有，当是“豐”字。此书在社会上很有势力，故作者姓名足记。可惜“甲子”不知何年了。

^① 胡适在本年日记前记有：“二十年：二月七日～廿六，缺11、20两日。三月一日～卅一日，缺2、6、7、9、16、23、24、27、30九日。四月二日～廿五日，缺3、4、6、7、8、11、13、14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2、23、24十六日。五月只有八日和廿八日两天的日记，余缺。六月只有六日和十八日两天日记，余缺。七月只有8、11、15、20、21、22、24、27、28、30、31有日记，余缺。八月只有二日一天的日记。”——编者

廿年，一，二

自十二月廿七夜肚泻之后，身体不适，到今天下午才出门。

上沅夫人陈衡粹今天三十岁生日，我与冬秀都去他们家里玩。衡粹字丁妩，有干才，新月书店是他们夫妇创办起来的。

到Hussy〔胡斯〕家访顾少川夫人，即在那里打扑克牌。晚饭席上Mrs. Hussy〔胡斯夫人〕提议发电报给郑毓秀贺年，我不开口。后来她真用铅笔写电稿了，我才说：“请不要放我的名字。”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！

二十，一，三

年底写成《自传》第三章，今天改作了一段。

二十，一，四

到《哲学评论》社聚餐，忽然志摩到了。

与志摩谈别后事，劝他北来回北大。

晚上在君邀吃饭，有丁士源、金仲藩。七八年不见仲藩，他的头发全变黑了，奇怪。丁士源先生谈北京政治掌

故，可作清末史料。我劝他记出来。许多好史料偏偏烂在懒人脑子里，可惜！

廿，一，五 (Mon.)

为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事，今天南下，料理行装，下午四点动身。

车到天津，还有近两点钟的勾留，我把行李交给旅行社的人，自己去裕中饭店看郭复初与王文伯，和他们同吃晚饭，稍谈。

九点车开。同行的有莎菲、洪芬、张纳川、王启常，及元任。元任与我同房谈的很有趣。元任是个天才极高的人，学力也好。世间人很少这种凑合。

与莎菲谈，她说 Love〔爱〕是人生唯一的事；我说 Love〔爱〕只是人生的一件事，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。她说：“这是因为你是男子。”

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 Love〔爱〕是人生唯一的事。

廿，一，六 (Tues.)

在车上。这回的车很破旧，不如上回佳。幸有许多朋友同行，故不感觉寂寞。

廿，一，七 (W.)

车到浦口时大雪。过江已误点，车开又迟，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。

珮声来接胜之，在渡船上稍谈。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。我们在江口搭车。

莎菲在常州下车去看庄思缄先生的病。我在车上与魏子肫君等打 Bridge [桥牌]。

车上很冷，到晚餐时，几乎没有东西吃，我们胡乱吃了一点，后来的人竟吃不着晚餐。

到车站时，叔永来接。我们把东西放在沧洲旅馆，即出来到大三元吃宵夜。大谈。叔永已与 Greene [顾临] 谈过北大补助案，他也很同情。

廿，一，八 (Thursday)

早起与梦麟谈，大家都劝他主张北大也拿出二十万元来，使以后别机关不容易藉口。他答应了，我很高兴。

汪缉斋来，他不愿在中山大学受气了，我劝他回北大来，努力造一个好的心理学实验室。

九点半去看 Mr. Greene [顾临先生]；在旅馆里见着金陵女大校长吴益【贻】芳女士，又见着 Dr. Stuart [司徒雷登博士]，Stuart [司徒雷登] 赞成北大补助案。

与 Greene〔顾临〕谈时，会见国际联盟代表团之 Mr. Ziliacus〔悉廉库斯先生〕，他有 Lowes Dickenson〔L·迪肯森〕的介绍信给我。

与 Greene 同去看徐新六，介绍他们谈基金投资的事。君武在那边，见了我一定要拉我去隔壁邓脱摩饭店吃饭，说潘光旦、隆基、全增嘏、董任坚皆在座。我过去见了他们，谈了一会。光华有风潮，君武想拉光旦去做社会科学院院长，任坚去做教务长，增嘏回去教哲学。此时中公似不宜大更动，但我不便说什么。

下午，访 Miss Michon〔米奇女士〕，谈了一会。

晚上蔡先生在中社请吃饭。

廿，一，九 (F.)

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，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。到会者有 Dr. Paul Monroe, Messes Leighton Stuart, I. E. Baker, Roger S. Greene〔保尔·孟禄博士、麦塞斯·莱顿·司徒雷登、I·E·贝克、罗杰·S·顾临〕、蔡元培、蒋梦麟、任鸿隽、赵元任，与我，共九人。

是日所议事，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。此外则为基金投资问题。

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，在研究院。见着许多老朋友。

是日天气奇冷。大雪。许多汽车都冻坏了(因水箱冰冻)。

廿，一，十 (Saturday)

去看张菊生先生，他的病已大好，还不曾下楼。谈的很好。

看高梦旦先生，见着仲洽。

与梦旦同到杏花楼，见着李拔可先生，王云五先生等。

访Zilliancus〔悉廉库斯先生〕，他病了，见着Dr. L. Rajchman〔L·雷奇曼博士〕。

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。写成已近两点了。叔永、洪芬皆不主张发表此案，我主张发表，故拟稿请他们看看。

是日天气极冷。据天文台报告只有华氏十一度，为冰点下十九度。此为三十八年来未有的奇寒。

廿，一，十一 (Sun.)

八点去Palace Hotel〔宫廷宾馆〕，与Dr. Rajchman〔雷奇曼博士〕吃早饭。他说国际联盟的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-operation〔智力合作委员会〕因吴稚晖不就又不辞，颇不满意，他仍望我肯去。我说政府与党部都不会派我。他说，你的翻译事业正是Intellectual Co-operation〔智力合作〕的一种，你否能来Geneva〔日内瓦〕赴会（七月三日

廿四)，作为会中的来宾？我说，若走得开，我可以来。但恐人疑心我想自己谋作会员，又恐我时间上有困难。

十点到中央研究院，约了西林、仲揆谈话，后来周鲠生也来了。他们都愿意回北大，但事实上都有困难，故这次谈话无结果。（我本想劝西林即回北大去办理科）

一点到笔会的宴会，见着戈公振、蔡先生、洵美、亮功、寿椿、振铎、赵景深、张资平（初见）、盛成（La Mire [《目标》]的作者）、虞岫云女士、杨哲子先生……等人。

盛成君谈他游历埃及、希腊、亚刺伯、土耳其、米索卜达米亚、印度诸国，极有趣味。此君能谈话，似很聪明，但颇带一点玄学鬼的意味，见解还不很成熟。他屡说要做“民族的定性”工作，定性即是奠定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！

访汪亚尘夫妇，谈的很愉快。他赠我一幅画。

平社在禹九家聚餐，本日无论文。

是日光华大学得教育部电令，要撤退罗隆基的教授。校长张寿镛把此令抄给罗看，令人劝他不要去光华上课，仍每月送他俸给二百四十元。

光旦、全增嘏、沈有乾等都不平。今晚在光华教职员会上，争论甚烈。如教育部逼光华执行，必有一部分好教员抗议而去。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，可以引起大风波。

廿，一，十二（M.）

张菊生先生送我一副寿联：

我劝先生长看着贤阍戒指，从今少喝点老酒；

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，享个无限的遐龄。

见客甚多。西林来说，本年不能回北大。

亮功、慰慈、英士邀在中社吃饭，有丁庶为夫妇。饭后与颜任光打台球一点钟。

“新月”董事在中社集会，光旦等来了，我也列席。这回决定请陆品琴为经理，克木为营业主任，隆基为编辑主任。

李孤帆邀在中社吃饭。见着陈启天，他近从湘、赣三省调查共党情形，给我们看共党军入长沙时的□□照片多种。

任叔永夫妇今晚走了，我同新六同回沧洲去和他们告别。杏佛夫人在他们房里，莎菲给新六介绍道：“这是赵志道女士！”这是杏佛和她离婚后我第一次见她。

在中社时，见着金井羊，我们商量光华大学与隆基的事，结果是井羊允明晚回南京后，后天即去和陈布雷谈此事。我的提议是，布雷了解后，然后叫光华去一呈文，说明执行部令的困难，由部中批准撤回，罗君自行辞职。

廿，一，十三 (T.)

今天早起，见报纸上已将教育部给光华大学的电令发表了。关于罗氏全文为：

罗隆基言论谬妄，迭次公然诋本党，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，仰即撤换。

此是光华发表的。《时事新报》标题为《光华小纠纷解决》！天下人固有这样愚蠢的头脑！

此令既发表，便难收回了，故我又去看井羊，问他此事应如何办。我们谈了许久，仍托他向陈布雷说，罗事系个人负责的言论，不应由学校辞退他，更不应由教育部令学校辞退他。我说，如布雷愿意和我面谈此事，我可以一行。井羊今晚走了。

凌舒谟来，说他刚回校，便听说马君武先生已聘董任坚为教务长，并闻有两广学生二百余人签名攻击凌君。他疑心这是君武的手段。我力辩君武不至如此卑劣。但君武此时换教务长是不好的，不先和凌君商量，尤为不当。我为此事，特见君武，颇怪他卤莽。我说明我决不能干涉他换旧职员，但礼貌总须周到。礼貌是“惠而不费”的，君武一生吃亏在此一点上。君武允即日去看凌。但裂痕已显，中公又添一层隐害。

光华小纠纷解决^①

致教育部电

首都教育部钧鉴：□□□□^②情形，业经具报在案，善后办法，摘要电陈：（一）校训改为“格致诚正”。（二）纪念周从前不合仪式，兹遵照按周举行。

① 这是剪自《时事新报》的一则剪报。在这个标题下有三条新闻，除以下所录外，还有一条是光华大学于本年一月十一日开学，十二日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，校长张寿镛向全体师生员工工作报告，主要讲将校训改为“格致诚正”的意义和要求。从略。——编者

② 底本未印出。——编者

(三) 廖(茂如)副校长于东南旧案绝无关系,有研究院杨(杏佛)副院长可以证明;现在既据廖副校长迭请辞职,已提出校董会拟请专任中学。(四)教员思想,益求整饬。(五)学风更求严肃。(六)已开除学生,不准自请恢复学籍,由校斟酌情节轻重,给予修学证,俾得转学。现届十一日开学之期甚近,务请钧部电赐训示,无任翘企。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印。

教育部复电

光华大学校长鉴:呈电均悉。此案前准中央秘书处函奉常务委员批交核办,并据上海市教育局呈报前来,本部正在核办。兹据电呈解决办法六项,察核所拟办法,大致尚合,应准照办。唯该校教育员罗隆基言论谬妄,迭次公然诋本党,似未便听其继续任职,仰该校立即撤换。此后该校长并应督饬在校员生,学习党义,齐一思想,以养成纯良学风。对于全校学生,尤须严加告诫,勿得再有越规行动。是为至要,仰即遵照,并将遵办情形具报。教育部佳。

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资助北大革新事业^①

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,于一月九日在上海开第五次常会,其开会情形,已见前昨两日各报。本日

^① 原是粘附剪报,无报名及日期。——编者